

日本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

日本经济界普遍认为,作为内需支柱的个人消费较预期下滑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是去年四季度实际GDP向下修正的主要原因。日本央行行长任期内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决定以“支撑经济”为优先事项,继续维持目前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总体来看,目前日本政府已推出的消费刺激举措以及大规模财政支援计划未能有效提振消费前景,日本央行换届后将如何调整现有货币政策有待观察。



1月27日,一名顾客在日本东京的一家超市里购买食品。(视觉中国)



食品方面
2022年10月份
日本累计涨价食品种类超过2万种
预计2023年3月份
涨价食品品类为3442种
平均涨幅达到16%

3月9日,日本内阁府公布了2022年10月份至12月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修正值。除去物价变动的影响,当季实际GDP向下修正为环比持平,按年率换算为增长0.1%,较其今年2月份公布的初次统计结果(速报值)0.6%有所下降。日本经济界普遍认为,此次修正的主要原因是作为内需支柱的个人消费较预期下滑,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从同时公布的2022年12月份服务业相关统计数据看,此前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住宿、外出用餐等服务消费虽有所恢复,但增长仍低于预期。10月份以来接连涨价的食品、饮料、调料、电子游戏等“非耐用品”也未能起到支撑效果。受物价上涨影响,雇员实际报酬连续5个季度减少,全社会节约开支的意识整体增强。上述情况直接反映到占GDP超过50%以上的个人消费上。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下调经济数据的主要原因正是个人消费增长缓慢,该数据较上季度增长0.3%,低于2月份速报数据的0.5%。

事实上,为刺激消费,日本政府已于去年10月份至12月份推出“全国旅行支援”计划,向旅客提供住宿折扣和优惠券。其中,住宿

费用每人每晚最大折扣额为8000日元,优惠力度达40%,餐饮优惠券最大优惠额度为3000日元,二者相加折扣额度最多为每人每晚1.1万日元。然而从实际效果看,该计划并未发挥应有功效。去年11月份,日本宣布将于2023年度继续实施该计划,但将缩减规模至最多每人每晚7000日元。从去年四季度个人消费实际和此次下调支援金额情况看,刺激消费的效果恐难有改观。

此外,物价是阻碍个人消费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去年10月份,日本累计涨价食品种类已经超过2万种,预计今年这一趋势还将持续。日本帝国数据银行2月2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预计3月份涨价食品品类为3442种,平均涨幅达到16%。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食品涨价趋势正在从过去的“大踏步式”变成“小步快跑”,2023年度的涨价频率较去年将更高,恐将进一步拉低消费势头。虽然日本政府已开始实施大规模财政支援计划,从减轻居民电费、燃气费负担等方面入手对冲物价上涨,然而与明显的物价上扬势头相比直接效果有限。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经济活动恢复正常运转的背景下,日本企业设备投资降幅不大,比速报值减少0.5%。本轮修正后,2022年日本实际GDP增速由2月份初次统计结果的1.1%下调至1.0%。日本经济学家认为,日本当前经济整体仍处于乏力状态,受海外经济形势影响较大,内生动力不足,如果没有新引擎拉动,停滞趋势恐将持续。

值得关注的是,3月10日,日本央行在历史性的新高物价中迎来了总裁黑田东彦最

后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会议决定,以“支撑经济”为优先事项,维持目前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这否定了此前日本部分经济界人士认为黑田东彦可能利用其最后一次会议调整货币政策,为下任总裁植田和男铺路的观点。

受此影响,当日外汇市场日元贬值,一度逼近1美元兑137日元。日经平均股价上午收盘下跌351日元,下午一度下跌超过400日元。

黑田东彦当天在会后发布会上总结10年来的工作,称“对于未能持续、稳定地实现2%的物价稳定目标感到遗憾”。不过,他同时强调了大规模宽松政策的成果,如消除通货紧缩、激活经济、创造400万以上的工作岗位、完全消除了就业“冰河期”等。黑田东彦认为,与副作用相比,大规模宽松政策对经济的正面效果要大得多,是正确的选择,并称“关于大规模宽松政策的副作用,日本金融系统在过去10年间充分发挥了金融机构的信用中介功能,因此并不存在问题”。他还表示,不认为去年以来日本债券市场功能下降

是货币政策副作用积累的表现。

从2013年起,以黑田东彦为总裁的日本央行开始施行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然而直到10年后央行面临换届,也并未帮助日本达成2%的物价目标。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在乌克兰危机叠加新冠疫情背景下,以美联储加息为代表的西方货币政策紧缩趋势明显,日本央行仍长期坚持货币政策不变,日元急速贬值,物价上涨和债券市场扭曲等副作用非常明显,居民生活严重承压。虽然日本央行在去年12月份突然调整货币政策以稳定物价,提振信心,但从实际效果看,日本今年1月份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升4.2%,达104.3,涨幅创1981年9月份以来最高,连续10个月超过2%。

今年4月9日,新任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男将从黑田东彦手中接过“接力棒”。面对日本经济低迷不振的现状,被经济界视作“政策专家”“中间派”的植田和男将如何调整现有货币政策,怎样“见招拆招”,受到各方广泛关注。

“我们要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大部署,强调“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为世界和平发展增加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陶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坚守人民立场、坚定历史自信、彰显使命担当、指引前进方向,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和天下情怀,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中华传统思想的淬炼和升华,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追求和不懈坚守。”陶坚说,“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把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责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得到了最全面和最充分的体现。”

陶坚表示,过去10年,“一带一路”倡议拉动了近万亿美元的投资规模,帮助相关国家和地区将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即使在世界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严峻考验下,中国仍没有放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坚定地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互利共赢的国际经贸合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陶坚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其中得到了最全面和最充分的体现。第一,这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影响和辐射面极为广阔。第二,这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理念反映了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鸣。第三,这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促进物质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人类社会的远景设想,也为当下陷于停滞的全球治理进程开辟了更具吸引力的愿景。第四,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它将被广泛接受的“地球村”概念进一步深化。第五,这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不会走一些国家走过的战争、殖民、掠夺的老路,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由上可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蕴含并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主要方面。”陶坚说,“正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道路有着重要区别,被外界理解和接受的过程注定漫长且艰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成为外界了解中国式现代化一个很好的窗口。”

访国际关系
本报记者
袁勇

本版编辑 韩叙 孙亚军 美编 高妍

韩国学生课外教育费激增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明

外企微观观察

刘畅

自动驾驶驶向何方

近日,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自动驾驶技术子公司 Waymo 宣布,在今年第二轮裁员中裁员 137 人,且侧重工程师岗位。加上 1 月初的首轮裁员,Waymo 今年已裁员 209 人,占其员工总数的 8%。

作为全球自动驾驶领域的明星企业,在巅峰时期,Waymo 估值一度高达 1750 亿美元,而且自 2009 年诞生至去年一直没有裁员。随着自动驾驶高投入、低回报的特点凸显,如今 Waymo 估值已下滑至大约 300 亿美元,今年又连续两个季度裁员,预示着自动驾驶时代的到来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慢。

实际上,自动驾驶领域的竞争不仅仅是技术投入的比拼。它更像是一场“烧钱”的马拉松,不仅里程长,而且迟迟不见回报。据业内人士估算,Waymo 每年开支超过 10 亿美元;通用汽车旗下自动驾驶出租车子公司 Cruise 在 2022 年消耗了近 20 亿美元资金,预计今年的支出会更多;Uber 自动驾驶部门 ATG 也做过统计,5 年时间里该部门“烧”掉了 25 亿美元。还有很多车企为了结束无止境的投入选择在业务上进行调整,其中福特

汽车公司和大众汽车均于去年 11 月份终止了自动驾驶设备 Argo AI 的开发。

事实证明,开发全自动驾驶汽车困难很大、成本很高,在短时间内很难给予投资者更大回报,而且自动驾驶出租车业务想在短期内盈利基本无望。盈利难已成为多家自动驾驶企业的“通病”。福特首席财务官 John Lawler 此前就公开表示:“想要制造出大规模盈利的自动驾驶汽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有业界人士明确指出了,自动驾驶已陷入收支无法平衡的危机。

此前几年,自动驾驶行业发展迅猛,但随着近年来自动驾驶商业落地受阻,叠加宏观经济环境恶化,资本纷纷撤出,整个行业呈现出明显收缩态势。如何创造更多盈利、实现商业化落地,或将成为全球自动驾驶公司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最“头疼”的问题。



近日,韩国教育部和统计厅公布了以全国 7.4 万余名小学至高中学生为对象实施的《2022 年小学、初中、高中课外教育费调查结果》。统计显示,课外教育费总规模在去年达到 26 万亿韩元(1 元人民币约合 187 韩元),创下 2007 年有相关调查以来的最高值,每名学生的月平均课外教育费则高达 41 万韩元,也创历史最高值。

调查发现,韩国目前已经出现了学龄人口持续减少,课外教育费反向增加的怪象。据统计,去年韩国小学至高中段在校生人数与 2021 年相比减少了约 4 万名,但课外教育费总额却增长了 2.54 万亿韩元。调查报告将原因指向韩国学生课外教育参与度的快速提升以及人均支出费用的大幅增长。

去年,韩国学生课外教育参与度达到历史最高的 78.3%,85.2% 的小学生正在接受课外教育。同时,去年课外教育费总额较 2021 年也增长了 10.8%,这一数值是韩国去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增幅的 2 倍多。

据统计厅分析,课外教育参与度与投入费用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间的差距正在拉大。以全体小学、初中、高中生为基准,月收入不足 300 万韩元的家庭一个月平均花费的课外教育费为 17.8 万韩元;与之相对,月收入超过 800 万韩元的家庭月平均支出为 64.8 万韩元,高收入层的课外教育费是低收入层的 3.6 倍。对子女进行课外教育的比率也呈现同样的态势。月收入不到 300 万韩元家庭的课外教育参与度为 57.2%,大幅低于全体学生的平均水平。

残酷的高考制度以及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竞争使得韩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焦虑,很多人认为“中考就是提前高考”,低年级阶段提前学习高年级课程成为普遍现象。据课外教育业内人士介绍,很多韩国家长会选择让小学高年级至初一年级的孩子提前学完高中全部数学知识。为此,家长在孩子小学阶段需每月支付课外教育费 200 万韩元,初中时涨至 300 万韩元,假期时则高达 500 万韩元。

家长愿意为孩子的教育投资自然无可厚非,

但高企的课外教育费正在造成韩国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韩国行政研究院的调查显示,课外教育费、住宅价格、失业率的高低与人口出生率、结婚率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课外教育费负担越大,想要生育子女的韩国人就越多,低生育率现象就越严重。去年韩国生育率为 0.78,创下 1970 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最低值,很多专家认为子女教育负担过重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为应对滚雪球式增长的课外教育费,很多韩国父母选择降低自己餐饮、购物等方面的支出,将消费结构扭曲为消极方向,给内需复苏带来

负面影响。更有甚者,一些父母因子女教育而贷款、借债,课外教育费过度支出导致的教育贫困在韩国已不是个案。

一些专家指出,去年韩国课外教育费占到整个国家经济规模的 1.2%,比三星电子投入研究开发的费用还要多。特别是这 26 万亿韩元的巨额支出未能从国民经济流向提高生产力的领域,成为家庭消费萎缩的重要因素。

很多人就此呼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通过强化定制型的课后教育吸引参与课外教育的学生回流公共教育,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同时在优化升学制度方面开拓思路,降低家长对课外教育的需求。

